

中美外交關係的檢討

吳俊才

編者按：本文係作者於本年五月廿五日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之講演，特刊出以饗讀者。

談到中美外交關係，牽涉甚廣。無論是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或者成效與缺失的檢討，都需要作深入客觀的冷靜分析。就我看來，目前存在於中美之間的一個相當嚴重問題，就是美國若干人士對於當前敵情所作的判斷，姑息媚匪的陰霾，掩蓋了事實的真相。特別是最近兩個月來，我們看到美國國會就這一問題所發表的證詞，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似乎他們的言論和主張，都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解釋一個共同的結論；或者是為了一個預定的目標來作註解，找根據。一般說來，我們很高興看到美國人士是如此地重視敵情研究，而且對於中共政權的侵略本質和目前的困難，也已經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拿來與十七年前那種茫然無知的情景相比，實在有了很大的進步。今天他們也知道中共政權的存在，對美國本身已經構成了很嚴重的威脅。不過，當我仔細閱讀了有關的證辭之後，不能不令人深深的詫異，何以他們對若干基本問題的判斷，竟會與客觀的事實，存在着如此明顯的距離。現在我只想就中共政權是否穩定，美與中共的關係以及大陸一般的情況等三個問題來檢討：

首先這些姑息媚匪論者，認為中共偽政權已經穩定，他們幾乎一致認為中共偽政權的領導階層，並沒有互相傾軋的事實而仍能保持一種長期的團結。同時由於有效的實際控制了整個大陸，現在又沒有新的革命醞釀，所以斷言這一政權乃是穩固的，而且預期它可以成為世界的大國，它現在已經是亞洲的大國。

中美外交關係的檢討

假如真是站在民主國家的立場來評斷一個政權的是否穩固，當然是要看它政府過去和現在的政策領導，是否符合民意，是否為絕大多數人民所擁戴。也要看它的各項實際建設，是否係為多數人民謀福利并能滿足多數人民的需要，同時還要看它能否在國際社會中，為多數的國家所樂於交往。顯然那些認為中共偽政權已經穩固了的美國人士，已經是放棄了這一應有的民主政治立場而換了一個現實的尺度來衡量。好吧，就依照他們的標準撇開原則不談，單就現實來說，也應該有事實作根據，看一看中共偽政權是否由不穩定而到了今日的穩定。可是除非他們是眼睜睜抹煞事實，否則也只能得出相反的結論。因為從共黨極權的本質講，每當它的統治頭目一旦去世或如毛匪今日的奄奄一息，其手下的嘍囉必然會互相傾軋，互爭雄長，原是毫無疑問的。不過這種必然的發展，證之以所有共產極權統治集團中所常發生的普遍現象，可能尚不足以使別有用心的人所採信。那麼我們再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共匪內部的大清算，這也是美國朋友所知道的。這兩次的鬥爭曾經深入到中共匪黨的高層的核心部份，高、饒、彭、黃「反黨集團」所代表的，既是領導階層之爭，又是擁有幹部羣衆的明顯派系鬥爭，至今中共尚不敢公開置彭黃於死地，可見其力量與影響之廣泛深入。而最近在大陸上所發動的文藝整風運動，實際上比過去的鬥爭更為激烈。這一次的整風，不但是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再清算，而且是由軍方的喉舌解放軍報首先出來發動的對內政治鬥爭。中共政權所在地的北平市黨政負責人，居然成了被鬥爭的對象。北

平市僑市長兼第一書記彭真，偽副市長吳晗，市黨委兼書記鄧拓，市黨委兼統戰部長廖沫沙，當然都是中共黨政機構的領導階層。但據人民日報五月十六日的社論指出：「這些反黨分子是有領導、有組織和有計劃的大進攻，要用棍子將革命者打死，而且他們還有一整套進退應變的策略」。這一鬥爭現在正在繼續擴大蔓延，我們可以斷言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所指的那批幕後的領導人，都是有名有姓參與派系鬥爭的主角，而他們敢於在毛澤東的身邊，就在北平市，長期進行反黨活動。這可見所謂中共領導階層團結一致之說，如果不是有意替中共塗脂抹粉，也就是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了。

至於說到大陸已經有效控制，而且沒有新的革命醞釀，可以說都是違心之論，等於是對暴力的一種歌頌。過去納粹法西斯的統治，控制之嚴酷不會差於中共，可是它們今天到那裏去了呢？獨裁者明明是坐在火山口上，日夜不安。若謂今天大陸內部沒有大規模的革命，應該是指有形的武裝鬥爭而言。在中共的殘酷鎮壓之下，人民失去了一切自由，更無外力的支援，當然不容易掀起大規模的革命戰爭。但是局部的零星的抗暴行動，例如西藏抗暴和香港的難民潮，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反之，當大陸內部有了上述的抗暴行動時，民主國家除了冷眼旁觀，又作了甚麼有效的策應呢？何況武裝革命本是從思想革命開始，而武力戰也係以思想戰為前鋒。美國的獨立戰爭，何嘗不是經過長期的醞釀而且也是從爭取思想與言論的自由以開其端的。就這意義而言，今日我大陸同胞早已進行着轟轟烈烈的思想戰和思想革命。中共也從來不會否認。就在今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在政工會議中，還一再提出警告，說「被推翻了的反動階級的殘餘，總是千方百計地進行陰謀破壞活動，資產階級總是企圖用他們的世界觀來改造我們的社會」。「如果我們不用毛澤東的思想武裝自己，就會像毛主席所指出的，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這是多麼危險的情景呀！」正因為如此，現在中共正用盡一切的力量，推行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學習毛澤東思想運動來進行血腥的鬥爭。

可是我們看現在美國的少數人士，總以為中共所說的話都祇是一種教育性的經常活動。他們只強調大陸內部沒有革命發生，甚至斷言連革命醞釀

也沒有，因此坐視中共進行奴役的控制，而對被迫害的人民從未想到積極援手，甚至還對中共獻上一個光榮的頭銜，預期它可以成為世界的大國。這真是何等冷酷，這與美國立國的傳統精神又是何等的不相稱！

第二、他們幻想中共會放棄暴力并改變對美敵視態度。關於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他們雖不得不承認中共對美國一直是採取仇視敵視的態度，是欲排除美國在西太平洋與東南亞的勢力與活動，而且凡是中共勢力所到之處，必然排斥美國的勢力。同時又指出今日華盛頓與北平之間，對有關基本政策而言，雙方的隔閡一如十七年以前，而美國也并不預期這種關係就會有很快的改變。可是他們却公開表示要等待中共放棄侵略性武力之使用并表明其並非無可挽回地仇視美國。這樣美國就能與之建立友好的關係。因此主張擴大對中共的非官方接觸範圍，願意考慮出售糧食與中共。準備與它談判裁軍去和中共搭橋，以便能共同攜手進入到一個和平的新世紀。這一新世紀真是何等動聽，而又富誘惑性的遠景！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些的論斷，主要不是對敵情所作的分析有錯誤，而是他們與虎謀皮的願望是基於幻想。如據以作為決策的依據，那就真會使人懷疑到美國子弟今日在越南之為何而戰了。當然從中共所得到的只是有百般的侮辱。四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對這些「醜惡的美國人」大加攻擊說：「美國堅持對中國侵略政策的同時，大談其增加接觸恢復友好，企圖在美國和世界輿論方面玩弄假和平，真侵略，假友好真敵視的反革命兩手策略。魯斯克的對華十點政策聲明是敵視中國加騙局的混合物。其中敵視和侵略圍堵和孤立中國是真，改善關係和敵對狀態之類是假。它還包括企圖對中國搞滲透的陰謀，妄想中國會發生和平轉變，可能造成一代新的領導人的政策上的重要變化」。這些媚匪論者嘔盡心血，挖出心肝想要討好共匪得到的却是如此兇狠的咒罵。原因很簡單，共匪不能不敵視美國，共匪也決不會放棄暴力。事實上共匪也是一直仇視美國和歌頌暴力并不斷使用暴力的。

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尚未完全竊據大陸的時候起，一直到今天，毛澤東和他的嘍囉就已經是而且不斷的大唱反美仇美論。他指責「美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友誼是侵略」，「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美稱霸全世界的侵略計劃，從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到約翰森，是一脈相承的」。毛匪

澤東又不止一次叫囂「要結成反對美帝國主義廣泛的統一戰線，挫敗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和戰爭計劃」，「要美國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從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顛覆的國家和地方滾出去」。談到要中共放棄侵略性武力之使用一點，毛澤東早就明白白地告訴了美國人，他是這樣想的：「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能改造，只有經過戰爭才能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去年九月林彪在叫囂「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時，還再進一步告訴了美國人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美帝國主義這個龐然大物，也是可以分割的，是可以割開來打敗它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的人民，你打它的頭，我打它的腳，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一部份一部份地消滅它。美帝國主義借以嚇人的，無非是它的核武器。但是它有，別人也有。它要用核武器來威脅別的國家，也就把它本國置於核武器的威脅之下。這樣它就不僅要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而且也必受到它本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看吧，這就是要向中共討好求饒的美國人所得的答覆。我相信任何美國人也都無法否認共匪在世界各地無處不是和美國鬥爭，而且它也無時不是在尋找弱者攻擊并隨時使用暴力的。就連美國本土在內，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就公開煽動美國國內的種族糾紛，「要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再看吧，今天在美國國內的反越戰運動與一波又一波的姑息、求和、討饒運動，豈不正是林彪所說的要來分割美國這個龐然大物，一口一口地喫掉它嗎？值得警惕的，過去還祇限於美國以外的地區，今天已蔓延泛濫到了美國國內，就要在美國國內開闢戰場，來擊敗它，埋葬它。從這一堅強堡壘的內部來瓦解它。為甚麼對於中共所講的話和所有的罪行，如此熟視無睹呢？為甚麼還不斷發出不分敵友，通敵求和的論調來自亂陣營、自毀心防呢？如果依照中共的指責，說這是美國所用的兩手策略，那麼這一策略實已到了嚴重損害美國自身的程度，我們實不能不為美國擔憂！

第三、他們對今日大陸的實情不是誇張中共的成就，就是明顯的抹煞事實。他們雖指出今日中共在內政外交上正遭遇一連串的挫敗與動盪不安的經濟與政治社會困難，但認為這些均不足以妨礙其經濟與軍事的发展，因為他們說絕不低估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及勝任難以相信的艱巨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們又指出大陸各階層人民對中共的壓力，不致達於無法忍耐的程度

，因為中國人民祇欲改善其物質生活，對政治則漠不關心。何況由於困難與壓力之累積，使未來的領導者也會不得不改採彈性的政策以求適應。因此美國固然不應幻想對中共屈服就能實現和平，固然不應採取任何措施，鼓勵中共相信可自其行動中獲益，但基於前述的理由，美國還是應該等待，應該與中共接觸，尤其是華沙的談判，有助於雙方在危險期間互通消息，這是對美國有利的。

上述美國人士對於中共所誇耀的各種所謂成就，似乎相當欣賞，認為這是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却不問中間包涵了多少人類自由與人性尊嚴的犧牲。中共政權現在正遭遇着不可克服的各種嚴重危機，經濟面臨崩潰，人民公社破產，基層幹部腐化，知識份子紛起反抗，青年希望幻滅以及「變天思想」的普遍流行等等，如蕭華所云，無一不足以使中共控制的大陸變色。中共尚且自認危機嚴重，如果不是姑息中共，何以斷定凡此均不足以妨礙其經濟與軍事的发展呢？同時今天我大陸同胞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萬千的義士義胞都一口同聲訴述無可忍受的痛苦慘狀，可是却居然有人閉眼不見，充耳不聞，還說中國大陸人民還沒有到不可忍受的程度，這種有意的冷漠，難道真是為了要達到向匪討好求饒的目的嗎？更使我們無法理解的，是他們既莊嚴的宣佈不能幻想向中共屈服以購買和平，要自由世界提高警覺，可是他們自己却又和匪私通接觸，以為這樣就可以改變中共政權的本質。却沒有想到，美國如果這樣作，乃是自陷於矛盾之中。美國怎能再結合盟邦的力量來對抗中共呢？美國真以為有武器就可以作戰，他們儘可以去私通敵人，這還能取信他人，到了生死關頭來和美國併肩作戰嗎？何況進行思想滲透，製造階級鬥爭，正是中共之所長，到那時美國在國內外反而都要被中共的孤立戰術所包圍了。

故甘迺迪總統生前曾經憂慮中共一旦握有核子武器，其情形將不堪設想，我們也可以再補充一句，如果再加上美國對中共的姑息，這種憂慮就真要成為事實了。甘迺迪總統還曾說過：「姑息我們的敵人，不徹底履行我們的承諾，放棄我們的目標，不惜代價購買和平，遺棄我們的朋友，推卸我們的責任，其結果將是投降」。而今美國的姑息主義者不正是要推使美國走向投降之路嗎？當然我們也能理解，在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裏，國會和輿論界對

政府政策的批評檢討是很平常的事，在辯論中發表偏激錯誤的言論，也很難避免。但美國政府應該了解，若將姑息主義者的主張變為美國對中共的政策，那就將給美國和自由世界帶來更大的災難了。

今天，我們在這裏檢討中美外交問題，當然並沒有忘記我們自己應盡的責任。任何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它自然也有錯誤和缺點，所以我們就應盡諍友的责任，對共同有關的問題，來不時加以檢討。十七年以來中共是在不斷地考驗美國，向美國挑戰。美國的負擔當然沉重，美國過去也會多次表示接受挑戰，決不逃避，決不妥協。可是最近的論調，却傾向於一心尋求去適應中共的要求。是否以為可以等待中共變成另一個蘇俄，就能與美國和平相處呢？老實說，如果真的有了兩個像蘇俄這樣大的共產黨強權，那時美國還能保持今日這樣的強大地位嗎？匪俄之間固然有鬥爭，但消滅美國却是它們共同的目的；匪俄之間縱然會自相殘殺，那也要等待將美國消滅之後。林彪去年所發表的征服世界的戰略，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

(上接第39頁)

反共軍，尼溫是不能不動心的。實際上共匪是企圖掩護它羽翼的泰共武裝從緬邊、寮南、柬埔寨三路進入泰北。果然如此，泰北情形將不堪設想。

見之于共匪行動的，是加速援緬的滾弄大橋工程，與糖廠、紙廠的建設，于劉匪訪緬前已經完工。

劉匪少奇于今年四月十七日，從巴基斯坦到達仰光，來去匆匆，他是否如「新聞天地」去年八月間以「尼溫引狼入室為題」的報導所說：「匪軍入緬合擊揮軍與反共軍，俟劉匪到緬答訪時，雙方即可決定」，這一問題，緬甸政府有行動來答復，說明緬甸是不會容許匪軍入緬的。

從劉匪訪緬的聯合公報上，以及雙方的致詞中，除掉尼溫要求不干涉內政的意見，透露于字裏行間，劉匪痛罵美國參加越戰而外，其餘多是官樣文章，很少有關痛癢的協議。實在是因他這次訪問，主客都是各有懷抱，同床異夢。

尼溫希望能向劉匪試探越戰的和談意願，劉匪企圖阻止尼溫訪美，但彼話不投機，祇有不歡而散。因為緬甸經濟情況很壞，希望爭取大量美援，

最後，我還想要指出那些少數的美國人，既認定中共不敢和美國直接憑藉武力，那麼他們又何必如此急於向中共叩頭求和。自取侮辱？再說，他們既不能帶來給我大陸被奴役的同胞以熱烈的同情的鼓舞，憑甚麼他們反要作共匪宣傳的工具，對我大陸人民奮起自救的希望澆一盆冰冷的水呢？這些謬論和主張都是我們所不能了解的，我相信也一定是大多數美國人民所鄙棄的。例如今天在越南戰場上浴血作戰的美國戰士們，他們為維護正義、人道和自由所作的英勇犧牲，發揚了美國傳統的立國精神，就是很好的證明。因此我誠懇的希望，美國人民能貫徹反侵略的堅定立場，澈底摒棄姑息媚匪者的謬論邪說，在這一大時代的歷史性考驗中，再度展現美國人民決不與惡勢力併存的決心，能與其強大的國力和堅強的領導相稱。同時我建議中美兩國學者來合作研究今日中國大陸的問題，并能使中美兩國人民能瞭解敵情的真相。

近數月來，仰光盛傳已剃度為僧的安基復出，暫代軍政府主席，俾尼溫從容訪美，爭取經軍援助。安基是主張實行漸進的社會主義，親美反共，這當然是共匪所不樂的，其訪問仰光，是想藉此離開美緬關係，但從公報上強調共匪尊重緬甸中立外交，可顯示尼溫並不願接受劉匪的勸阻。

至于劉匪為越南戰爭，痛責美國，並申明越南的和平，祇有俟越南共產政權建立之後，可見尼溫的試探，已遭到了劉匪的閉門羹。

緬甸軍政府在基本上是與共匪對立的，共匪要改變與緬甸的關係，過去是靠威脅利誘，和其在緬甸滲入政府及執政黨的份子從中分化挑撥運用，但其利誘救不了緬甸的窮，其威脅有印度的榜樣並不足懼。緬甸軍政府不能亦不必如字汝時代倒向北平。不過綜觀劉匪此次巴、緬之行，強調北平求同存異的原則，增進與各國關係，並以之作為與亞非新興國家關係的典範，可見他此行是對亞非地區新和平攻勢的開端。緬甸為堅持其中立外交，在共匪的笑臉攻勢下，經過劉匪的訪問，其裂痕或可彌縫一二，使雙方關係得到某種程度的改進，亦非絕無可能。